



翻窗乡村(二题)

●曾玄风

生活总会被岁月的车轮碾去鲜嫩的果肉，只留一副残骸。该消逝的早就淹没在历史的漩涡。我们依旧有所怀恋。

犁

犁是一种原始古筝，在田畴弹奏杳远的神话。

老农退去旧夹袄，伸出枯瘦的手，扶着犁不自觉地历史的轨道上航行，隐约中看见汉时两牛抬杠的尴尬，仔细一瞧，分明是唐代曲辕犁在欢呼中破土前进。犁使上牛劲把舌头舔进厚厚的土地，企图把藏了一冬的心事翻出来放在春阳下晾干。

这个世界，人影匆匆交汇，忙碌得只顾去寻找自己的脚尖，哪里还有心思去倾听蒙娜丽莎微笑时抖落的声音。

而田野是空灵的，正盛开声音的盛宴。老农卷起衣袖扇动的汗息，迎着铁犁掀开泥土溅起的嘶嘶声，碰落在清凉的水里，泛起一朵朵沾上了虫鸣的水花儿。这里的声音是轻盈的，精致的，没有半点张扬，从亘古的田畴中汹涌而来。不是银行的栅栏后面泛冷的点钞机挤出的沙沙声，像推土机的马达在铲平世界。不是月夜绿阴下热热的唇地中牵出的嘟嘟声，像电焊机的火苗在焚烧一切。

这里的声音是单纯的，朴质的，从远古那双双渴望稻梁的眼睛里游出来的，不是酒店里

柜台边那妙龄少女风情万种的“您好，请进”，不是霓虹灯下那浓妆艳抹富有弹性的“先生，需要帮忙么”。这里的声音，是木桌上袅袅升起的菜香，是灶膛里微微烧红的火苗，是床榻边渐渐宏亮的鼾声……

这个声音的世界正遭受侵扰。那正吼着的“卡拉OK”，那漫天卷来的机声隆隆，那酷呆了的新潮的笑声，那鼓点式的疯狂蹦迪，正在向田野席卷而来！还在田畴中穿梭的犁哟，是否也找到了属于自己也属于农民的鼠标。

磨

好久没听见你隆隆驶过老屋角落那段孤独之旅了。好久没看见你热腹内被碾成白雪的与老妇对话的衷肠了。久违了，从深山石林中嬗变的硬汉！

艾草旺茂。油腻的嘴，勤快的手，欣喜的眼，早就想获取绿色的血液。于是你的脸显得尊贵起来——被破旧的扫帚胡乱地洗涮，这时，你有丝丝疼痛，但更多的是洋洋洒洒的豪情，毕竟，沉睡的生命又将溅起火星。

一只沧桑大手扶着你疯跑，你的胸膛顿成了偌大的运动场，腾、跃、挪、掷、冲、翻、转，合奏了一曲恢宏的交响乐。你感觉你顿时硬朗起来，立于现实与历史之间，立于天地之间。

此刻，你是一头从远古跋涉而来的老牛，吃的是草，挤出的是奶和血。你又是一只灵性的怪兽，吞下粗糙，从齿缝中溢出的是光洁，细腻，还孕育着一种久久不息的香味。

一旦你耗尽元气，精疲力尽时，就会被“哐当”一声掀在角落，变成一块又冷又硬的刃石。但你从来没有气馁过，你年复一年的梦盼：春雷一响，掀开新的生命航程。

可你曾想过，你的死敌，迟早要把你赶怪物一样驱逐出生活的原野，你终将被一种不知疲惫的叫做机器的东西所代替，你还将回归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。

磨哟，你舍得这滋味万种的人间烟火吗？